

馬 卡 連 柯
教 育 詩
第 一 部
許 磊 然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А. МАКАРЕНК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封面設計：孫承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649 字數 204,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 $\frac{1}{4}$ 插頁 2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3500 冊

定價 (6) 0.95 元

第一部

謹以一片忠誠和熱愛

獻給

我們的領導人、友人和導師

馬克西姆·高尔基

目 次

1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7
2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11
3	第一必需品	24
4	内部的斗争	35
5	具有国家意义的工作	44
6	夺取一个铁桶	52
7	“每个跳蚤都有牠的用处”	60
8	性格与文化	70
9	“乌克兰还有骑士”	76
10	“献身於社会教育的人”	94
11	带来胜利的播种机	103
12	勃拉特謙柯和区粮食委员	112
13	奥薩德契	122
14	睦鄰的墨水瓶	130
15	“我們的最漂亮”	138
16	燕麥粥	148
17	沙陵的惩罚	159
18	和農民的“联络”	167

19	抽籤遊戲.....	174
20	牲畜和農具.....	185
21	可惡的老頭.....	203
22	驅逐.....	219
23	精選的種子.....	227
24	謝苗的苦難歷程.....	238
25	隊長制的教育法.....	247
26	第二教養院的惡棍.....	257
27	攻取共青團.....	269
28	勝利進行曲的开始.....	279

一 和省人民教育委員會主任的談話

一九二〇年九月，省人民教育委員會主任召我去，對我說：

“喂，老弟，我聽說你在大罵……說竟把這個省人民經濟委員會給你的勞動學校做校址①……”

“怎麼能叫人不罵呢？不但要罵，還要去吵鬧：這哪里是什麼勞動學校？烏煙瘴氣，骯里骯髒！這哪里還像個學校？”

“是呀……大概要這樣才稱你的心：造一所新房子，擺上一些新課桌，然後你才能上課。老弟，問題不在房子，要緊的是要培養新人，可是你們這些教育家幹什麼事都沒有勁：房子不行啦，桌子不行啦。你們沒有那股……熱情，那股革命的熱情。你們的袴腳沒有塞在靴統里②！”

“我的袴腳偏偏是塞在靴統里的。”

“好吧，就算你的袴腳是塞在靴統里……你們這批知識分子真是糟透了！……現在我到处在找人，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

① 指馬卡連柯在波爾塔瓦主持的勞動學校，因為沒有校址，只好在省人民經濟局里下午上課。——“馬卡連柯全集”註。

② 俄國的農民和工人都把袴腳塞在靴統里，便於操作，這裡是諷刺馬卡連柯，說他是知識分子。

題：這些流浪兒童越弄越多，街上簡直走不過去了，而且他們還隨便往人家裏闖。有人對我說：這是你們人民教育委員會的事……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就是這件事呀：我無論跟誰說，無論怎樣跟他們好說歹說，誰也不願意干。他們說，這簡直是要他們的命。像你們這班人，最好是給你們一個舒舒服服的小書房和几本你們愛讀的書……再像你這樣戴上眼鏡……”

我笑了起來：

“您看，連眼鏡也碍了事！”

“我原是這麼說：你們最好一天到晚捧着書本，要是給你們一個活人，你們就要說，活人要我的命了。唉，知識分子！”

省人民教育委員會主任用他那雙烏黑的小眼睛生氣地盯着我，從他那尼采式的口髭下面向我們全體做教員的同人噴出責備的話。但是他這位省人民教育委員會主任說得並不對。

“請您聽我說……”

“噢，什麼‘請您聽我說’、‘請您聽我說’？你能說出個什麼道理來？你無非是說：這個……如果能像在美國那樣就好啦！我最近讀過一本有關這方面的小冊子，是人家偶然給我的。叫什麼感化……哦，對了！叫感化院^①。這樣的東西我們目前還沒有。”

“不，請您聽我說。”

“好吧，我就聽你說。”

“革命以前，不是也處理過這些流浪兒童嗎？有過童犯教養

① 在許多資產階級國家里都稱兒童監獄為感化院。

院……”

“那可不同，你知道……革命前的不一样。”

“对啊。可見現在要用新方法造出新人來。”

“用新方法，这一点你說得对。”

“可是誰也不知道怎么着手。”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在我的这个……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倒有人知道……”

“可是他們不願意做这件事。”

“这些混賬东西，他們是不願意干，这一点你說得对。”

“不过要是我來做的話，他們又要把我弄得走投無路。我無論怎么做，他們都要說，这样不对，那样不对。”

“他們这些畜生是会这样說的，你說得对。”

“而且您也会相信他們，不相信我。”

“我才不会相信他們，我会對他們說：‘你們應該自己來干！’”

“不过，要是我眞的把事情搞糟了呢？”

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槌：

“你怎么老跟我說：搞糟了，搞糟了！搞糟了就搞糟了。你希望我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懂嗎？你去搞吧，事情反正是要做的。搞到哪里算哪里。最重要的是这个……不要什么童犯教养院，你該明白，要的是社会教育……我們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要我們自己的人！你去把他們造出來。反正我們大家都需要學習。你也需要學習。你肯當着我的面承認你不知道，这种态度很好。的确很好。”

“那末地方有嗎？房子总是需要的。”

“房子有，老弟。有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剛好从前那里也是童犯教养院。离这里不远——大約有六里^①路。那边很不錯：有樹林，有田野，可以养牛……”

“可是人呢？”

“你总不能叫我馬上从口袋里掏出人來給你。也許，你还想我給你一輛汽車吧？”

“錢呢？……”

“錢有的是。呐，拿去吧。”

他从桌子抽屜里取出一包鈔票。

“一億五千万^②。这是給你的全部筹备費。把那边修理一下，置备一些应用的家具……”

“買牛的錢也在內嗎？”

“買牛的事可以緩一緩，那边窗子上的玻璃都沒有了。你去編个一年的預算。”

“这恐怕不大妥当，最好先去看一看。”

“我已經看过了……怎么，你还会比我看得更仔細嗎？去做就得啦。”

“哦，好吧，”我如釋重負地說，因为那时候我覺得，沒有比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的这些办公室更可怕的东西了。

“这样才是个好漢！”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說。“去進行吧！这是神聖的事業！”

① 本書所用的“里”是指俄里，每俄里等於1.67公里。

② 指1920年时的幣值。——全集註。

二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在离波尔塔瓦六公里的砂丘上，有一片佔地二百來公頃的松林。沿着樹林的边是一条通哈尔科夫的大路，路上的干干淨淨的鵝卵石寂寞地閃閃發光。

樹林里有一塊空地，面積約有四十公頃。空地的一角上，排列着五所形狀像几何圖形那样規則的匣子似的磚房，五个匣子拼起來就成了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为童犯設立的新的教养院。

院子里的一个小砂壇朝林中那塊寬闊的空地傾斜下去，一直通到一个小湖的蘆葦叢边。小湖对岸是一家富農莊園的籬笆和豐舍。莊園后面，远远的天空中現出一排古老的白樺，还有兩三个茅草屋頂。这就是全部的景色。

革命前，这里是童犯教养院。一九一七年，里面的童犯都紛紛逃走，留下的教育的痕跡非常少。从殘缺不全的日記里保存下的那些記載看起來，童犯教养院里主要的教师都是些老粗，多半是些退伍的下級軍官。他們的責任是寸步不離地監視學童們在工作时和休息时的行動，夜里就睡在他們隔壁的房間里。听了鄰近農民的話，可以断定这些老粗的教育方法並不特別复雜。它的外部表現無非是像棍子那样簡單的工具而已。

童犯教养院的物質遺產更是不值一提。凡是能够用物質單位表示的东西：工場里的用具、貯藏室的东西、家具，都被近鄰們搬运到自己的貯藏室里和谷倉里去了。在被搬走的各種財產里面，甚至包括着果樹園。然而，在这全部事件里，却絲毫沒有使

人想到曾經有万达尔人^①光臨過。果樹園里的樹木不是被橫加斧伐，而是被挖出來重新栽到別處去；窗子上的玻璃不是被敲碎，而是被好好地取下來；門不是被斧頭橫暴地劈碎，而是被愛惜地從鉸鏈上卸下來；爐灶上的磚頭也是一塊一塊地拆下來的。只有以前的院長家里的一口食具櫥還留在原處。

“為什麼這口櫥倒還留在这里？”我問我們的鄰居路卡·謝苗諾維奇·韋爾霍拉，他是從田莊上來看看新主人的。

“我們這些人要了這口櫥可以說一點用處也沒有。要是拆了它吧，——您自己看，拆了它還有個什麼用？要是搬回小屋去吧，可以說，搬不進去，無論橫着豎着都不行……”

在几座木棚的角落里，亂堆着許多破破爛爛的東西，但是一樣有用的也沒有。根據一些新的線索，被我追回几件最近給人拿走的有用的東西。這是：一架普通的舊播種機，八張桌腿已經活動的細木工匠用的工作枱，一口銅鐘，還有一匹三十歲的、當年也曾稱雄一時的吉爾吉斯種的閹馬。

我到教養院的時候，我們的總務主任卡里納·伊凡諾維奇已經在那里了。他一看見我，就問：

“您是教務主任嗎？”

我立刻就听出，卡里納·伊凡諾維奇說話帶烏克蘭口音，雖然他根本瞧不起烏克蘭話。他的語彙里有不少烏克蘭字。

“您是教務主任嗎？”

“為什麼我是教務主任？我是院長……”

“不，”他取出嘴里的烟斗說，“您是教務主任，我是總務主任。”

① 万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族，与羅馬進行殘酷的戰爭，於445年劫掠羅馬，毀壞藝術品無數。後來對凡是任意破壞文化寶物的人都稱万达尔人。

請您想像一下符魯貝爾筆下的“潘”^①，頭頂已經全禿，只有耳朵上面的地方還剩下一點頭髮。您把“潘”的長鬚剃掉，把口髭修成像僧正的樣式。再讓他嘴里啣一只烟斗。這就已經不是“潘”，而是卡里納·伊凡諾維奇·謝爾久克了。以他這樣經驗豐富的人來做像管理兒童教養院的事務這樣簡單的工作，真是大才小用。他至少有五十年各種各樣的工作經驗。但是他常常引以為豪的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他年輕時在凱克斯高爾姆^②皇后兵團里當近衛驃騎兵的年代，還有一個是在一九一八年德國人進攻的時候，他曾主持米爾高羅德城的撤退工作。

卡里納·伊凡諾維奇成了我教育工作的第一個對象。使我特別感到棘手的，他有許許多多莫名其妙的固定的看法。他用同樣的態度罵小資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罵俄羅斯人和猶太人，罵我們的馬虎隨便和德國人的精密準確。但是他的藍眼睛里閃耀着對生活的無限的熱愛，他是那樣地富有感受力，那樣地精力充沛，因此我不惜花費一些精力來教育他。在第一天我們第一次談話的時候，我就開始對他進行教育工作：

“謝爾久克同志，教養院沒有個院長總不行吧？應該有個人來負全責。”

卡里納·伊凡諾維奇又從嘴里取出烟斗，彬彬有禮地對着我鞠躬：

“那麼您是想擔任院長？而且要我在某些地方服從您的領導，是嗎？”

① 指俄羅斯畫家符魯貝爾（1856—1910）於1899年所作的名畫“潘”。“潘”是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羊的草地與田野之神和牧神。

② 凱克斯高爾姆是列寧格勒州的一個城名。

“不，这倒不一定。讓我來服从您好了。”

“我沒有學過教育，我不懂就是不懂，也不來硬充內行。您年紀還輕，難道您還要我這個老头子樣樣事情都听你指揮嗎？這樣也不好啊！可是做教養院院長呢，您是知道的，我的學問够不上，而且我又何必要做院長呢？……”

卡里納·伊凡諾維奇悻悻地走了。他生氣了。他整天情緒很壞，晚上到我房裡來的時候，樣子簡直是傷心透了。

“我給您這裡放了一張桌子、一張牀，只有這樣的東西……”

“謝謝。”

“我們應該怎樣來辦這個教養院，我想了又想。我覺得，當然還是您來擔任院長的好，以後我來服从您好了。”

“卡里納·伊凡諾維奇，我們和解吧。”

“我也是這麼想，我們和解吧。事在為人，我們一定可以把我們的事情做好。您是有學問的人，還是您來做院長吧。”

我們就開始進行。靠了棍子的幫助，我們使那匹三十歲的老馬站了起來。卡里納·伊凡諾維奇攀登上一輛類似輕便馬車的東西（這是一位鄰居好心送給我們的），於是這輛馬車就以每小時兩公里的速度出發往城裡去。籌備時期開始了。

我們在籌備時期定了一個非常切合實際的任務——就是把培養新人所必需的物資集中起來。在兩個月的時間里，我和卡里納·伊凡諾維奇每天都是整天待在城裡。進城的時候，卡里納·伊凡諾維奇是坐車子去，我却是安步當車。他認為步行的方式有損他的尊嚴，我却怎么也受不了那匹曾經稱雄一時的吉爾吉斯駿馬所能保證的速度。

在兩個月裡面，我們靠着農村里的專家們的幫助，总算把旧童犯教養院裡的一所房子整頓得像個樣子：配好了玻璃，修好了